

花言哨语

白天拥有我们,而我们拥有夜晚

王圣志导演做了一部新的纪录片,名叫《何不秉烛游》,一共七集,节目形式极为简单,每集邀请一个人,在一个城市走一走。不走白天,只走夜晚。夜晚的街道、小巷、广场、河湖,夜晚的名人故居,夜晚的书店,夜晚的饭馆,和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这几个人是许知远、高圆圆、胡夏、房琪、王小帅、老狼,这几个城市是长沙、北京、上海、洛阳、厦门、福州。

为了这个片名,我又重温了一下《古诗十九首》,找到那首作者不详的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何不秉烛游》就是这样,时不我待,争分夺秒,及时行乐。关键在于,它对“乐”的理解,不是饮酒作乐、纸醉金迷才叫乐,《何不秉烛游》里的“乐”,就是用喜欢的方式,去喜欢的地方,看到想要看到的人,遇到想要遇到的人,说出想要说出的话,袒露自己最真实的部分,拥抱最真实的自己,温柔而积极。

第一集的主人公是许知远,他来到长沙,在夜晚的长沙,四处走了走。对于长沙,我们一直被一个印象笼罩,这是个市民气质浓厚的城市,市民的城市,房价控制得当的城市,我对它另有一种印象,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青春乌托邦,因为湖南卫视

用它那些以年轻人为主要观众的节目,营造了这么一个幻境。

而对许知远来说,这个城市有另一个样貌,或者说,他期待这里有另外一种样貌,他并不为这个城市的青春乌托邦或者市民天堂的外壳感到满足。他说:“那种传统的、诗人的、知识的、价值的传统长沙,就有点像那个传统被压抑了,或者是暂时沉睡了,但是那个市民生活的传统又被高度地放大了。”

他去了西园北里,这里是长沙六大公馆聚集的地方,左宗棠祠、老明德中学乐城堂、老黄埔军校同学会都在这里,这里曾经出没过许多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名人。也去了2022年才开设的独立书店拾壹书店。他还去了天倪堂,在那里遇到作家孟泽,他是《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的作者,在那里,他们谈起郭嵩焘,谈起湖南上那群思想家和实干家,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一个成熟的文化,一个成熟的个体是可以辨认出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从这样一个视角看过去的长沙,又深沉又复杂,在夜晚的市井气之下,总有更凶猛也更坚实的东西,在下面埋藏。

第二集的夜晚游人是高圆圆。她去了什刹海,去了大栅栏,她说:“我

希望遇见跟我不一样的女生,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会幻想,如果我在什么年纪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我现在是不是就?然后很想要听他们的故事,让我找一找我自己。”也许夜晚的确让人放松,也许北京女孩比较大方,她也说起自己曾经的年龄焦虑,甚至说到,自己在《青红》得奖之后,也曾经有过焦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平庸的,为自己无法突破那种平庸而焦虑。

两个城市,两个非常迷人的夜晚。让人看到,一个城市,在不同的人眼睛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它的观感不一样,期待也不一样。夜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那里,也是不一样的。城市和人,浸染了,改变了夜晚,让夜晚有了不同的意蕴。及时行乐的乐,也是这样,无数种方式,无数种角度,《何不秉烛游》给出的是温柔的,积极的,平静的,绵长的一种。

怪,我似乎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

很多创作者(电影也好小说也好)其实不自信,他们会觉得,劳驾你来看我的电影,读我的书,是占用了你的时间,对不起,我该死,我有罪。只有极少数创作者,有极大的自

信,他们深知,你来读我看看,是我给了你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再严重一点,给了你一段生命。这是睡眠和梦,神和未来的时间操控实践才能做到的事。

而《何不秉烛游》,从内容到形式,还有王圣志导演此前的作品《早餐中国》《文学的日常》和《中国这么美》。都是“给你一段时间”的,夜晚的畅游,是“给你一段时间”,看别人在不同的城市“夜晚”畅游,也是接受“给你一段时间”。

一段温柔的、积极的时间。不是用熬夜费油,来争取一段时间,而是发现生命本来就有这么一段时间,窄门里本来就藏着宝藏,稍微换个角度,换种光线,哪怕只是在街头和陌生人多说了几句话,这个夜晚就和此前的夜晚都不一样。夜晚也因此增殖,因此增值。

这才是我们面对生命时候的一种道德。不要被动的被占用时间,而是积极地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一段时间,甚至创造一段时间。白天拥有我们,而我们拥有夜晚。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谁才是影后中的影后

两大奥斯卡影后同台,往往不是西凤压了东风,就是东风压了西凤。在电影《五月十二月》(May December)里,朱丽安·摩尔与娜塔莉·波特曼,一个是二十年前头条新闻事件的女主角格雷斯,一个是准备饰演她的好莱坞女演员伊丽莎白,相当于张曼玉去演阮玲玉,事前难免要做好案头准备。不过,随着剧情发展,当朱丽安在镜前给娜塔莉化起妆来,气氛陡然呈现出一种氤氲温情,此时观众不是不紧张的:毕竟导演托德·海因斯拍过《卡罗尔》,怕不是又要在她们关系里埋下一些微妙情愫。此时朱丽安已经反守为攻,有人说她演技力压娜塔莉,其实更是角色需要。

在本届奥斯卡角逐最佳女主角的是娜塔莉,确信无疑她是女一号。不过她演的这个人物更为复杂幽微,虚弱、伪善,不走心,旁人形容看上去完美,“没有一根骨头是愤怒的”,也是说她是空心人。女明星想演好传奇人物,拿着小本本到处找人采访,刨根问底,意图为人物画一个高清逼真的肖像。她为之雀跃,“我离真实越来越近了”,这情态其实有些可笑。娜塔莉也知道自己要演出角色那种看似投入、实则蒙昧的方法派演员做派,她甚至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学术背景都贡献给伊丽莎白这一人物,算是自我解嘲,也可被视为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某种反省。云端上的仙女如果不颠倒红尘,哪会知道痴男怨女才是演技高手。

果不其然,姜还是老的辣。一开始女明星戴着墨镜出场,星光让人敬畏,慢慢地轮到受访者老阿姨来盘问她。两位影后的过招可谓精彩,功夫全用在眼角眉梢,以及带动周身气流,配角们也被她们调遣得团团转,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看谁最终掌握故事的讲述权。终于说到朱丽安演的格雷斯的厉害了,当年她的身份是36岁的家庭主妇,外遇儿子的同学并怀孕,在服刑期间生下他的孩子,出狱后结婚。这一真实新闻一度惊世骇俗,过后二十年一家人却也岁月和美,如果不是女明星来打扰,还会永远美下去。

朱丽安和娜塔莉的角色之间,暧昧倒是没有,片中人更多提到另一个词:道德灰色地带。表面上指很多演员非常愿意出演这种展现复杂人性的角色,但实际上,女明星今天踏过的灰色地带,也不遑多让。伊丽莎白深入格雷斯的的生活,亲临案发现场,拿各样素材玩拼图游戏,甚至染指格雷斯的的小老公,拿到他们的发黄情书,以为掌握了那个女人的情感密码,可以继续俯瞰她、怜悯她、代入她、表演她,自己嗨得不行。谁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朱丽安后来谈到她对角色的理解,“她把自己的越轨行为藏在表演式的女性特质中,并且把一个孩子塑造成男人的形象,以成为她的支配者”,原来女明星始终不得要领,格雷斯才是影后中的影后。

略显负面的女一号,也代表了创作者的审视态度。娜塔莉曾在戛纳说,作为艺术家,诠释真实人物,必须非常清楚自己不能成为别人生命的吸血鬼。格雷斯固然复杂,但女明星更令人可疑与不安,其下场也昭然若揭:格雷斯继续地虚张声势的人生,她则在片场镜头前一遍又一遍继续这名利场的囚笼人生。无比讽刺。

钱德勒 媒体人

钱眼识人

荣誉之战

新片《三大队》上了,票房差强人意。剧本改编自2018年的纪实文学,作者深蓝就是一名刑警,发表之后就引发“万人血书求拍电影”的火爆现象,很快就卖出影视版权。故事主线是刑满释放的刑警队长,辗转七省,在社会底层像变色龙一样置换了多个职业,一次又一次接近真凶。最后,让读者拍案叫绝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生活常识,有机会进入小区居民家里的陌生人,送水工怕是被允许的少数职业之一。四两拨千斤,一桩悬案在结尾抖落出七八斤市井烟火,这种反转可遇不可求,只能感叹现实比戏精,命运的看法比俗人准确多了。这种接地气的文本谁不爱看,听着就带劲。

电影从预告片开始就释放悲情炸弹,三大队全员身份跌落,从受人尊敬甚至些许畏惧的刑警变成不被人待见的失意者;卖保险的、夜市摆

摊的、训狗的、卖手串的,一整幅苦意透纸背的打工浮屠图。残酷的命运摆弄是这部电影寻求到的情绪最大公约数。有一场戏,主人公程兵(张译 饰)吃着受害人父亲送的茶叶蛋,不远处熟悉的地界升起买不起的楼盘,他所拥有的也只有廉价的茶叶蛋和被害人漫长又酸楚的期许,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其他几个呢,也都忍着气讨口饭吃。

这让我想起《白日焰火》中廖凡的台词:只想输得慢一点。两部电影的破案追凶的情感支点其实早就完成了根本性位移:与其说是需要依靠专业技能去盘丝剥茧找到答案,更不如说这些警察都要以一个受难者的身份挺在过去里对抗时代洪流的冲刷。“三大队”过去的荣耀是他们的辨识符号,“三大队”在,尊严在,价值感在。否则,他们无法从其他职业甚至家庭关系中寻找

到任何根本性的慰藉。命运给出这样的选择题,并非针对程兵一人,其他队友都要靠肉身心力反复感受、斟酌,是继续,放弃、掉头还是随波逐流。

编剧张冀在采访中,他写三大队成员陆续退出追凶队伍时,参考了《中国合伙人》时总结出来的感受,团队中最先退出的往往是那个最激昂昂扬的人,而最犹豫不决、畏首畏尾的人很有可能坚持到最后。编剧张冀这个创意也充分说明,《三大队》这部电影并不是典型的刑侦题材,而是在时间流动动线里铺开的情世生活剧,改句俗语就是:有身份男子汉,没有则汉子难。

这是一场漫长的关于荣誉与身份的捍卫战,程兵必须抓到潜逃的凶手,职业的诉求与个人价值观的实现高度黏合在一起。如果更聚焦在追凶的动作上,至少我觉得更合

理。但电影拍成了程兵受难史,“劫难”受得差不多了,差一点发信息给前妻,说自己追不动了,希望才悄然而至。看来,命运是需要用情绪来沟通,电影结尾程兵走在贵州某城的街道上,阳光铺洒,三大队的其他队员在想象中纷纷走上前向他祝贺,他泪流满面。此时,世俗的汇报不能破坏被救赎的神圣感。总而言之,如果要看张译的演技,想共情一下今非昔比、壮志未酬的情绪,唏嘘一下男子汉们的情义,《三大队》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看。但是,如果你本身容易对密集的煽情起尴尬症状,希望看到更合理,更有挑战的戏剧冲突,那么这部电影的问题就是,它哭得太多了。

早闻狄声

“中国合伙人”的新故事

当大部分网友还在争论《新闻女王》里的职场比拼是否真实时,董宇辉的经历又结结实实地给大家上了一课:人生何处不职场?连进直播间消费,都可能亲眼目睹种种“工作修罗场”——顶头上司的阴阳怪气,队友忙不迭的背刺,还有大老板坐山观虎斗,明明万不得已了还要你出场配合一句“士为知己者死”。

如今回看,谁是谁非,见仁见智。网友们再怎么义愤填膺,再怎么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受了委屈的能

人,这条路终究还是董宇辉自己走。会不会有人拍一个《中国合伙人》续篇?从俞敏洪到董宇辉,两个同样站在风口浪尖的现象级人物,两种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还有不相上下的事业跌宕,怎么看这段故事都值得一部长片大书特书。

甚至于今天回头想十年前的《中国合伙人》,我都有了一种新的感悟:当年,陈可辛用青春、热血堆砌出一个看起来相当“励志”的故事;今天回想,电影里那套“成功学”的说辞却是那么空洞。曾经,我们和电影中的人物一样,习惯性地以为成功源自于勤奋和努力,实现不了梦想是因为伙伴的背叛、对手的险恶,可答案从来没有那么简单——时代永远是最大的操盘手,不断变

化的潮流,推着人们顺流而下。当年看电影的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十年后俞敏洪的战场变成了直播间,助力他起飞的不再是关于英语学习的二三四,而是一个从农村走来,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的真诚小伙。

所以,是当真期待有人能拍一拍这个直播冉冉升起的时代啊,哪怕只是记录下一种暂时的情绪,那些在直播间里不眠不休的人们也值得一个好故事。在这个几乎不存在门槛的行业里,他们如何从“草根”变成“顶流”,如何快速地成为一个符号,在新鲜而又高压的生活中成为无数平凡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又如何被快速替代,甚至是消失在网络的另一头。当然,这恐怕也是一种妄想。

“中国合伙人”这样的题目放在今天怎么看都有点难。单说演员,谁不得冲着这块“好饼”抢上一抢?连配角们的番位都足够让剧组头疼。近在眼前的案例恰好就是陈可辛的《酱园弄》:刚开机没多久,剧组已经因为角色分配一再成为社交平台的热议话题。谁有资格演,谁的名字排前头,经纪公司和明星粉丝乱作一团,刀光剑影的程度根本不输直播间里你来我往的“小作文”。所以无怪乎网友要为董宇辉心疼:人人争上游争出头的时代,他独守一份知足,是美好,却多少也是天真了。

曹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长风新 媒体人